

白狐

琼瑶全集

17



琼瑶全集 17

白 狐

花城出版社

1996 年 1 月 8 日

粤新登字 05 号

责任编辑：林佐华

封面设计：吴慧雯

琼瑶全集 17

白 狐

*

花城出版社出版发行

(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)

新华书店经销

中山迪丽彩印厂印刷

850×1168 毫米 32 开本 10.5 印张 1 插页 185,000 字

1996 年 2 月第 1 版 1996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5,000 册

ISBN7—5360—2259—X

I·1941 定价：14.00 元

独家版权·翻印必究

写在花城出版社 “琼瑶全集”之前

一九八八年，台湾开放了大陆探亲，我带着一份无法言喻的欣喜，回到大陆，一口气跑了十几个省，由北到南，由城市到乡村，走了许许多多的地方。这样一趟旅行之后，才知道我的小说，在大陆竟然拥有很多的读者，这对我而言，真是一件莫大的喜悦，对我的写作生涯，也是一项大大的鼓励。每当我来到一些偏远的城市，走在大街小巷中，都有闻风而至的读者，拿着我的书来找我签名时，我就深深的感动了！以前，我常常怀疑，我这么孜孜不倦的写作，让我的青春，我的大好时光，都消磨在书桌上，写出的作品，自己也不是很满意，这样的一生，到底是值得还是不值得？这种疑惑，此时也得到了了解

答，我终于感到不曾虚度此生，而且微微的自傲起来了。虽然，那些坊间出版的“琼瑶著作”，全都是盗版的，我也不太在意了。只是，看到很多书都印得粗制滥造，内容往往错字百出，而觉得十分心痛！

为了扼止这种现象，我开始授权给大陆的出版社，正式出版我的作品。“作家出版社”就是在此时和我签约的。但是，即使我授权后，这些盗版书仍然猖獗，假冒书也依旧到处可见。有权的“作家出版社”也拿这种情形无可奈何。所以，当我和“作家出版社”的约满以后，我实在不愿意继续签约。两年以来，我的书就在“无授权”的状态下，出版得乱七八糟。我每次看到假冒书的时候，难过的程度已非笔墨所能形容。逐渐的，我当初那种感动情绪，都被这种“痛苦”所取代。对于中国大陆的“著作权”观念，也到了“心灰意冷”的地步。

这两年之间，有许多的出版社和我陆续接触，都想出版我的“全集”。我一直提不起很大的兴致，只怕“授权”后同样紊乱。其中，以“花城出版社”和“云南

人民出版社”最为积极。“花城出版社”的肖建国先生表示，只有以好的品质，好的印刷，好的编排，好的纸张……以及“真实的授权”，“完整的出版”来打击那些非法的盗版和假书。这个做法，使我动心了。于是，今天，“花城出版社”终于得到我的“独家授权”，出版我一整套的“琼瑶全集”。我写作到今天，一共写了五十部小说，要一口气出版五十部书，真是一件大事。

我希望，这套书出版以后，盗版和假书可以彻底消失。我是个自我要求非常严格的人，写作的态度一向真诚。有时，为了两三个字的推敲，常常彻夜不寐。有时，为了一些错误，也常常自责不已。我经常对朋友说，我虽然写得不是很好，但是，我一定尽我的全力。不论“好”与“坏”，都是我自己的，都是“真实的琼瑶”。每出版一本书，我都是战战兢兢，如履薄冰的，生怕我让我的读者失望。在我这样的写作心态下，那些不堪入目的假冒书，对我真是一件“残忍”的事！我希望，“花城”这套“琼瑶全集”，可以恢复我对中国大陆读者的感动和信心！希望那

些爱护我，鼓励我的朋友们，看到的都是我的“真迹”！这些希望，其实都好“简单”，不是吗？“希望”它不会变成只是“希望”，“希望”它能“落实”！那就是我的幸运，也是我的读者们的幸运了！

最后，感谢“花城”的编辑们，为这套书所付出的心力！感谢广东旅游出版社的李亚平先生，以及云南人民出版社的程志方先生和欧阳常贵先生，对这套书的支持和协助！

琼瑶

一九九六年元月四日于台北可园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原
书
缺
页

人羡慕无比，而云鹏呢？他对这知县实在没多大兴趣，他就不知道知县要做什么？他今年还没满三十岁，看起来也只是个少年书生。在他，他宁愿和二三知己，游山玩水，吟诗作对，放浪江湖，游戏人生。但他却中了举，作了官，一切是形势使然。偏又派到这样一个穷乡僻壤的清安县，他觉得，这不像是作官，倒像是放逐呢！

天色更暗了，下人们燃起了火把，轿子四周也悬上了风灯，一行人在山野中向前赶著路，他们今晚必须赶到驿馆去歇宿；驿馆在十里铺，十里铺是个小镇的名字，进了清安县境还要走五里路才能到。据说，清安县的乡绅大户，以及县衙门里的师爷书记奴才等，都在十里铺设宴，等著要迎接新的县太爷呢！而云鹏因为一路贪看风景，耽搁的时间太多，现在已经晚了。

火把的光芒在山凹中一闪一闪的摇晃著，风灯也在轿沿上晃动。葛云鹏坐在轿中，下意识的看著窗外，天际，冒出了第一颗星，接著是第二颗，第三颗……整个天空都密布著星星了。山野里的风不大，声音却特别响，穿过丛林，穿过山凹，穿过峭壁巨石，发出不断的呼啸。幸好是夏季，风并不冷，但吹到人肌肤上，那感觉仍然是阴森森而凉飕飕的。月光把山石和树木的影子，夸张的斜投在地上，是一些巨大而狰狞的形象。云鹏有些不安，在这种深山中，如果地

白狐

方上不安静，是难保不遇到强盗和土匪的，如果新官上任第一天，就被抢了，那却不是很光荣的事。强盗土匪还罢了，假若有什么山魃鬼魅呢？云鹏知道这一带，关于鬼狐的传说最多。

正在胡思乱想著，忽然前面开道的人停了，接著，是一阵噼哩啪啦的巨响，火光四射。云鹏吃了一惊，难道真遇到强人了吗？正惊疑间，葛升拢著驴子跑了过来，笑嘻嘻的说：

“爷，我们已经进了清安县境了，所以在放爆竹呢！再下去没多久就可以到十里铺了。”

哦，原来是这么回事，云鹏放下了心，一行人继续向前走著，轿夫们穿著草鞋的脚迅速的踩过了那铺著石板的山路，石板与石板的隙缝间长满野草，不论行人践踏与摧残，只是自顾自的生长著。几点流萤，开始在草丛里与山崖边来往穿梭。云鹏斜靠在轿子里，虽然坐在软软的锦缎之中，仍然觉得两腿发麻。山风在山野里回旋，帘幔在风中扑打著轿沿，风灯摇晃，四野岑寂……云鹏忽然有“前不见古人，后不见来者，念天地之悠悠，独怆然而涕下”的感觉。

他似乎睡著了片刻，然后，忽然被一阵嘈杂的人声所惊醒了。他坐正了身子，这才发现轿子已经停了，被放在地上。一时间，他以为已到了十里铺，再向外一看，才知道仍然在山野里，而四周都是火把，火光烛天。在火光中，是吆喝声，人声，叱骂声。

“怎么了？发生了什么事？葛升！”云鹏喊著，一面掀开轿门前的帘子，钻出轿子来。

葛升急急的跑了过来。

“爷，您不要惊慌，是一群猎人。”

“他们要干什么？为什么拦住轿子？”

“不是拦住轿子，他们追捕一只狐狸，一直追到这官道上来了，现在已经捉住了。”

“捉住了吗？”

“是的，老爷。”

“让我看看。”

云鹏好奇的说，向那一群持著火把的猎人们走去，大家急急的让出路来，猎人们知道这是新上任的县太爷，都纷纷曲膝跪接，高呼请安。云鹏很有兴味的看著这些他的治民，那一个个都是身强力壮的彪形大汉，腰上围著皮毛，肩上背著弓箭，一副威风凛凛的样子。在火把的照耀下，他们的脸孔都红红的，眼睛都亮晶晶的，云鹏闻到一阵浓郁的酒香，这才注意到，他们几乎每人都带著个酒葫芦。

人群既然让开了，云鹏就一眼看到了那被捆绑著的动物，那竟是只周身雪白的狐狸！这狐狸显然经过了一段长时间的奔跑和挣扎，如今在绳索的捆绑下，虽然已放弃了努力，但仍然在剧烈的喘息著。猎人们把它四只脚绑在一起，因此，它是躺在地下的，它那美丽的头颅微向后仰，一对乌溜溜的黑眼珠，带著股

白狐

解事的、祈求的神情，默默的看着云鹏。

云鹏走了过去，蹲下身来，他仔细的注视著这个动物，狐狸，他看过的倒也不少，但从没看过这样全身雪白的。而且，这只白狐的毛光亮整齐，全身的弧度美好而修长，那条大大的尾巴，仍然在那儿不安的摆动著。一只漂亮的动物！云鹏由衷的赞美著，不由自主的用一种欣赏的眼光，看著那只白狐。那白狐蠕动了一下，随著云鹏的注视，它发出了一阵低低的悲鸣，那对亮晶晶的黑眼珠在火把的光芒下闪烁，一瞬也不瞬的盯著云鹏。云鹏望著那对眼睛，那样深，那样黑，那样求助的，哀恳的凝视著，那几乎是一对“人”的眼睛！云鹏猛然觉得心里一动，怜悯之情油然而生。同时，他周围的人群忽然发出一阵惊呼，纷纷后退，像中邪似的看著那只白狐。云鹏奇怪的再看过过去，于是，他看到那只狐狸的眼角，正慢慢的流出泪来。

一个猎人搭起了弓箭，对那只白狐瞄准，准备要射杀它。云鹏跳起身来，及时阻止了那个猎人。张师爷走过来，对云鹏说：

“猎人们迷信，他们认为这只白狐是不祥之物，必须马上打死它。”

“慢著！”云鹏说，转向一个猎人。“你们猎了狐狸，通常是怎么处置？杀掉吗？”

“是的，爷。”

“它的肉能吃吗？”云鹏怀疑的问。

“肉不值钱，老爷。要的是它那张皮，可以值不少钱，尤其这种白狐狸。”

“这种白狐狸很多吗？”

“很少，老爷，这是我猎到的唯一一只呢！以前虽然也有白狐，总不是由头到尾纯白的。”

“这张皮能值多少钱？”

“总值个十两银子。”

“葛升！”云鹏喊。

“是的，爷。”葛升应著。

“去取十五两银子来。”

“是的，爷。”

“我用十五两银子买了这只白狐，可好？”云鹏问那个猎人。“你们愿意卖吗？”

那猎人“噗”的一声跪了下来，垂著头说：

“老爷喜欢，尽管拿去吧，小的们不敢收钱。”

“什么话！”云鹏拍拍那猎人的肩：“把银子收下吧，不要银子，你们靠什么生活呢？葛升，把银子交给他们收下！”

“不！小的们不敢！小的们不敢！”猎人们叩著头，诚惶诚恐的说。云鹏不自禁的微笑着起来，他知道，他有一群憨直而忠厚的子民，他已经开始喜欢起这个地方了。葛升拿著银子，看了看主人的脸色，他对那些猎人们大声说：

白狐

“爷说给你们银子，就是给你们银子，怎可以拒绝不收呢？还不收下去，给爷谢恩！”

于是，那些战战兢兢的猎人们不敢拒绝了，收了银子，他们跪在地下，齐声谢恩。云鹏笑嘻嘻的看着那只白狐：

“现在，这只狐狸是我的了？”

“是的，爷。”

云鹏把手放在白狐的头顶上，摸了摸它那柔软的毛，对它祝福似的说：

“白狐啊！白狐啊！你生来希罕，不同凡响，就该珍重自己啊，现在，好生去吧！森林辽阔，原野无边，小心不要再落网罟啊！”

说完，他站起身来，对猎人们说：

“好了，解开它，让它自己去吧！”

猎人们面面相觑，没有表示任何意见，他们走上前去，三下两下就解开了那狐狸的绳索。除去拘束之后，那白狐立刻一翻身从地上站了起来。摆了摆头，它抖动了一下身上的毛，就昂首而立。星光下，它浑身的白毛白得像雪，眼珠亮得像星，站在那儿，它有种难解的威严，漂亮而华贵。

“好畜牲！”葛云鹏点点头，挥了挥手。“不要管它了，上轿吧！我们又耽误了不少时间了！”

他转过身子，上了轿。猎人们都俯首相送。他坐在轿中，拉开帘幔，对那些猎人挥手道别。轿子抬起